

曹操折戟济南,再次隐居故乡

元

历史人物

曹操递给刘宏的奏折是希望他下诏制止官兵杀戮无辜百姓。没想到,这个忠心谏言倒成了太监扳倒皇甫嵩的“帮凶”。刘宏听信赵忠和张让的谗言,诏令皇甫嵩回洛阳,保卫园陵。

刘宏论功行赏时,以何进为首的第一路军上下都得到了优厚的待遇。不过曹操去领俸禄时得知他部下的俸禄被降为一半、抚恤金也减半后,非常愤怒,找何进讨要说法无果,他把所有俸禄都发给士兵当俸禄和抚恤金,自己分文未取。

太监们又向皇帝进谗言。赵忠对刘宏说:这些人,以为自己打了几天小仗,就是真正的功臣。尤其是那个骑都尉曹操,当初让他官封两千石,还是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。如今闹得简直无法无天了……

赵忠说:济南国这十年间换了二十七任相国,刚挂印而去的那位,音讯全无,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眼下实在派不出人来。张让接上:那就把他外放到济南,让他尝点小苦头,历练历练?陛下,怎么样?

刘宏当然知道济南国乱到什么地步。他愣了愣,过了一会儿才点头:他过去在顿丘干得不错,让他到那里去试试。

诏书下到曹家,皇帝钦点骑都尉曹操辞去原职务,迁为济南相,十日内启程济南国任职!

朝堂上,曹操装扮一新,在两边满朝文武的注视下,诚惶诚恐地跪地膝行到皇帝跟前。曹操当即叩首,说出济南国相上任的宣言,且每一个字都将付诸实现:臣此去济南,为陛下分忧,解济南国之难。

水路三天抵旱路十天,曹操只用了十天时间顺黄河东下,便来到济南国。他明白,济南范围广大,不是顿丘弹丸小地。豪强贵族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。好在曹操知道该怎么

做准备。曹操在来之前去国家档案馆查阅过济南国的相关资料,掌握基本情况,了解问题症结,总结治理方案。

济南国在当时有个贴切的别称叫“千祠国”。只要有谁做了好事,地方官府就向民众筹资为好人好事立祠祭祀。收缴来的钱花在建祠上的往往还不到百分之一,其余的都落进了官府和经办人的腰包。最后造成民众苦不堪言,富人稳坐庙堂受香火。

曹操在档案馆查资料时,就已经决定拿这个切入点。一到济南,曹操便挥出重拳,组织人力,拆祠毁庙,摧毁贪污源头,肃清“千祠国”长官和贵戚贪腐源头!历经一个半月,除了所有由宗族建造的家庙得以保留外,其他活人庙大多被摧毁,只剩下有据可依的十几座,并在东南西北各留几座祠庙用来办学。

曹操的奏折传到京都,刘宏十分赞赏,说曹操在济南国干得很好。这样,直接受到威胁的就是诸常侍们。

张让以知道曹嵩为曹节运送赃物为要挟,让曹嵩在规定时间内劝曹操辞官。曹嵩只得听命去了济南。但就是这次到济南,曹嵩才体会到曹操当官为民的真意。帮助百姓、为他们解决困难,才是为官正道。不是他和洛阳其他官宦那样,认为贪污的银子多、官职高才是炫耀的资本。曹嵩经历大半生,至今才懂得。

带曹操回洛阳的最后期限要到了,曹嵩最终选择自家罪责自家承担,决不连累儿子,想跟太监们拼死一搏。而得知此事的曹操决心放下家庭命运和自己的前途,迎接挑战!曹操想先辞掉济南国相,然后带着曹嵩火速回京,写奏折走议郎上书程序,直接面见皇帝,奏倒十常侍。

不过,张让见曹嵩迟迟不带曹嵩归来,就抢先一步赶到济南。侍卫从曹嵩房内搜出“认罪书”,递给张让,张让看后假笑道:好,够厉害,够种!只要我高兴,随便就能给你一个两千石的官当当。你为什么还非要选择“认罪伏法”这等惨烈的自毁行径呢?我是个仁义的人,非常念旧,要不是看在曹大长秋的面子上,你曹家坟头早就长出草了。

曹操大骂张让:你都不知道拿什么脸去见我祖父!张让恼羞成怒,要曹操听旨:今有太学生曹操,禀赋清廉、能明古学、实乃帝之辅弼、国之堪用。着令免去其济南国相一职,拜为议郎,以资帝询,钦此!

曹嵩用眼神告诉张让,这只不过是一道假造的圣旨。但曹操并不知情,从袖子里拿出一份写好的辞职信。张让暗喜,看来用不着他再使出那些见不得人的阴招,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

曹操和曹嵩回到洛阳,准备回老家。因为要给济南国再派新国相,曹操辞职一事必须禀告皇帝刘宏。刘宏听说曹操已经回到洛阳,立即就要曹操来见,被张让巧妙拦住。皇帝嘱咐张让,不要浪费了曹操这样的人才,应该把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。张让和赵忠想来想去,眼下确实有一个“美差”——东郡太守。

曹操断然拒绝。只要有张让等人在,做多少到头来也抵不上一道“圣旨”。张让对曹嵩说:既然你儿子不想去东郡,那就请转告他,只要我张让还活着,他就永远别想做官!谁知曹操只是淡淡一笑:朝廷蒙尘,宦官当道。也许当官不是我这一生最好的选择。

张让回复皇帝,谗言曹操如何贪生怕死。刘宏只淡淡地说:我大汉有的是人才。

曹操再次回到老家后,将原先

的茅舍翻修成永久性住宅。在那里建造像袁绍书房那样讲究的精舍,秋夏读书,冬春射猎绝宾客往来,研圣贤之古籍。像莲藕那样,躲藏在淤泥之下,用泥土将自己盖起来。从此隐去二十年,等到天下清静,再出来做官。

回首过往,该如何总结,是什么样的社会和家庭帮助曹操完成了自我塑造?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和能人志士练就了不一样的曹操?是儿时谯郡的生活给了他无限的梦想自由,还是少年时期的放荡生活,抑或是青年时代的严格教育、壮游时体会到的民生困苦、求职后的艰辛?

要说对曹操性格成就的关键,还是无情的战争、艰难的军旅,加上圣人典籍的遗训,贤才大儒的点拨功不可没,还有限制他成长的曹节、张让等人的肆意打击。这其中恐怕最缺少不了的,是曹腾用自己的经历对他的启蒙,和曹嵩一直以来对他不离不弃的无尽父爱。是他们和桥玄、蔡邕、皇甫嵩等配角共同成就了千古仅有的、唯一的——曹操。

在日后的岁月里,曹操还没等够二十年,更没等来张让和赵忠死亡,就等到外族悍然入侵。曹操再次奔赴洛阳,官封典军校尉,希望跟中军校尉袁绍等共讨西北诸郡叛贼,还大汉太平天下。

曹操的人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,继“治世能臣”梦碎之后,迎接即将到来的乱世。他毅然横刀跨马,征战天下,为大汉统一立下赫赫战功。历经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与困苦,多少番生死较量,浴血奋战。成为帝国大厦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,力挽狂澜的乱世英雄。他将用尽他的毕生,实现他在太学入学仪式上的承诺——“吾愿尽吾之毕生,成帝之辅弼,为国之栋梁”。

那海涛的包里被放了个GPS定位器

10

警察故事

那海涛和蒋晓峰的竞聘成绩相差无几,如果算平均分,蒋晓峰略胜一筹,但如果论单科排名,那海涛就当仁不让了。为了一较高下,两人又约定各自再审一个案子。

这天晚上,那海涛还在加班,林楠交过来的案子很复杂,虽然看似犯罪嫌疑人的职务侵占脉络清楚,但赃款的用途、流向和使用的目的还未完全查明。那海涛想了想,觉得有一个重要证据需要立即补充,他拨通了林楠的电话。随后,那海涛看了看表,虽然已是晚上十点,但正是去那个地方取证的好时机。他脱下警服,背上包,出门打了一辆车。

李亚男从手机的GPS地图上看,那海涛已经离开预审处了,李亚男急忙打开车的引擎,向着那海涛去的方向驶去。

那海涛来到“帝都”歌厅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,他给林楠发了一个短信就径直走了进去。“您好,欢迎光临。”一排穿着暴露的女孩向他鞠躬。那海涛走到歌厅前台,高调地问一个服务员:“找一下你们老板。”服务员看了看那海涛,回答道:“对不起先生,他今天不在。”

李亚男来到“帝都”歌厅门前的时候,心已经乱了。而正在这时,一辆红色MINI COOPER飞驰进停车场,林楠从车上走下来。林楠手里拿着一个LV新款挎包,快速走了进去。他看见那海涛在大厅坐着,就知道他没找到歌厅老板。歌厅的老板是一个涉案的证人,不知因为什么,一直不肯露面。

“哎,王总,到了啊?”林楠笑着冲那海涛打招呼。“走走走,人一会就来。”那海涛站起来与林楠握手,一起走了进去。李亚男的肺都快气炸了,她用颤抖的手拨通了那海涛的电话。那海涛刚进歌厅包间,一看手机来电是李亚男,顿时有点发慌。

“进厕所接。”林楠冲那海涛指了指外面。那海涛赶忙跑进了厕所。

“喂……哎……亚男。”那海涛尽力稳住紧张的情绪。

“怎么这么多天还不回家?我听阿姨说,你还和林楠、章鹏他们一起住着呢?”李亚男努力让自己冷静。

“嗯……是啊,这不是最近正搞一个案子吗?天天加班,晚回去也影响我爸妈休息。”那海涛将手机捂在大衣里说。

“你搞什么案子啊?不是已经竞聘完了吗?你现在在哪里呢?”李亚男咬着嘴唇问。

“我现在还在单位呢,一会儿还得再研究研究案子。”那海涛语气有些颤抖。

“研究案子,这都几点了?你不走,你们领导也不走啊?”李亚男问。

“哎,领导叫我了,我先挂了啊。”那海涛说着匆匆挂断了电话,回到了包间。

“哎,让你们陈总过来敬酒。”林楠打开一瓶芝华士,晃着酒杯说。

“啊,老板,我们陈总今天不在。”服务员说。

“放屁!我来了他敢不在!”林楠一下拍响了桌子,吓了一旁陪坐的两个小姐一跳。服务员惶恐地看着林楠。“您是?”服务员问。

“你就跟他说,是他大哥的大哥就行了!”林楠的语气毋庸置疑。

陈总听服务员这么一说就有些纳闷了。他从监控里看了半天林楠的身影,就是没认出来这人是谁。“他还带了别人没有?”陈总问。“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胖子,那人管胖子叫王总。”服务员回答。陈总沉思。

“你这样,就说打电话联系我了,问那个叫王总的是不是王德江,快去。”陈总说。服务员转头从二楼一个隐秘的房间走了出去。

“王德江?谁是王德江?我们是

松花江!”林楠才不吃这一套呢,“告诉你们陈总,他要是再不来,可别怪我今天不给他面子!”林楠说着一把将洋酒杯摔在了桌子上,服务员浑身一颤,退了出去。

“老板,那个人说他不是王德江。”服务员说。陈总点了点头,“走,我倒要看看是谁,这么大架子。”陈总说着随服务员走出了密室。

“警察!请配合工作,打开灯!”正在这时,爱民路派出所的民警冲进了帝都歌厅,陈总一看警察来了,立马又跑了回去。

制服严整的秦岭一脚踹开了A8888的房门,里面林楠和那海涛吓了一跳。“派出所的,请配合工作,男的站在左边,女的站在右边,出示身份证。”秦岭例行公事。

“哎,哥们,咱出去说。”林楠冲秦岭指了指外面。“出去说什么?就在这里说!”秦岭义正词严,“身份证,请你出示身份证!”林楠看秦岭这么坚持,就掏出了工作证的一角,小声说:“我是市局经侦的……”

秦岭清了清嗓子,指着林楠和那海涛。“你们俩,跟我出来!”

李亚男冲进歌厅,正好看到了跟在秦岭后面的林楠和那海涛。“你个混蛋!”李亚男冲过去就给了那海涛一个嘴巴。这一巴掌,扇得在场的人全愣了。

“你个混蛋!你不是加班吗?你不是在单位吗?你骗谁呢!骗谁!”李亚男彻底疯了,歇斯底里地拍打着那海涛。

“哎哎哎,亚男,亚男!”林楠一把拉住李亚男的双手,挡在那海涛的前面。“你误会了,误会了,你听我说!”林楠想解释。

“我听你说个屁!”李亚男一下拨开了林楠的手。“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,一起同流合污!”

秦岭看这边打得热闹,也顾不

得管,经过搜查也没发现这个歌厅存在什么卖淫嫖娼的问题,只有几个陪侍的小姐需要带回去,秦岭看了110报警记录,拨通了上面的号码,准备进一步询问报案人的情况。这时,李亚男的手机响了。“喂!”李亚男擦了一把眼泪,接通了电话。

“喂,你好,我是派出所的。”秦岭紧挨着李亚男和她对话。那海涛一下就明白了。“李、亚、男!”那海涛声音发闷,拨开林楠走了过去,“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的!”

“哎,是你啊!”秦岭一回头看见李亚男在接电话,“你是举报人?”

“你先闭嘴!”那海涛一把推开秦岭。“李亚男,你跟踪我!”那海涛愤怒了。

“我跟踪你!我犯不着!我今天算是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玩意了!”李亚男破口大骂。

“说!你是不是跟踪我!”那海涛急了,他从认识李亚男那天起,从没有对李亚男这么说过话。

“是!我是跟踪你!怎么了!”李亚男说着抢过那海涛的包,从包的夹层里拽出了一个GPS定位器。那海涛一把抢过定位器,在地上摔得粉碎。“你混蛋!”那海涛大骂。

“你行!那海涛!”李亚男痛哭起来。“我怎么就跟了你了呢!你这个混蛋!”她的声音开始虚弱。“咱们分手……咱们从现在就开始分手!”

“分!分手就分手。我告诉你李亚男,我还真不怕你这么说,咱们以后谁也别管谁!”那海涛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,情绪竟然如此失控。

“林哥。”警校实习生和另一个经侦民警带着陈总走了过来。

“亚男,你看。”林楠叹气摇头。“你真不该怀疑海涛,我们是来办案子的。”林楠说。

“呜呜呜呜……”李亚男猛一转身,冲出人群。